

新政應試準繩

張澄著

載

新說應試得經旨錄

學庸

德者本也 仁者本也

君子之道造端 全章

論語

主忠信

孰謂微生 全章

五十以學易

才難

才難

華而不實

天下有漁 全節

天下有漁

孟子

其為樂也 至之聞

四句

二句

五句

是亦教誨而已矣

解端 不察於離脈 鬼神之高德 全章

陸九淵 無友不如己者 二句

汪立信 知者動 二句

王安石 犯而不校 二句

陳傅良 吾從眾 二句

王安石 潘子沂 二句

陳傅良 晉文公稱而不正 二句

薛瑄 無為而治 全節

真粹秀 齊人歸女 全節

蘇軾 以多觀於至道 全章

真往秀 可以與可 二句

蘇軾 魯欲使慎 全章

戴潛虛 登太山而小天下 全章

陳傅良 楊子取為 二節

陳傅良 楊子取為 二節

馮應龍

陸九淵

王安石

陳傅良

陳傅良

王安石

薛瑄

真粹秀

蘇軾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五經義目錄

歸奇於初以象閏

常庸作歌

往欽哉

惟曰敬至於萬年壽保民

亦言其有德

米泉

大學正論道士

進士

平吉之曰滿上

墳墓

王庭

天地之大德

曰義

楊格

往賢勿貳

二句

程夢星

惟正不道聲

此民

蔡新

人之好義

二句

齊召南

行爵出祿

二句

蔡新

任啟運

蔡遂田

任啟運

儲格

彭啟聖

德者本也而由

解

治有本末之辨亦有內外之分必明於本末而後可以語治必明於內外而後可以言善治合於財德之間加之
意乎彼德胡為而致夫財也謂德為財之本者非歟財胡為而致於德也謂財為德之本者非歟德既為本宜乎
人從而內之矣而反外之財既為末宜乎人從而外之矣而反內之豈未觀於民之所謂以爭奪乎豈未觀於民
之所謂以聚散乎蓋本末倒施既不免乎民以爭奪之禍而聚散易見又何以置心於財貨之先吾民於聚散
散之故知財固不容聚矣吾觀財於出入之機知貨愈不容悖矣何也一言之悖尚不能保其出之不違而況
貨之時又安能必其入之不出彼聚財為心者縱不為爭奪慮不為聚散慮試一念及於悖入悖出之機豈容外
本內末而使懷德之心為財奪哉

清則萬上刀滌塵器

不察於難跡

楊萬里

周禮小宰之鑒羣吏也官府六計統之以廉廉者察也察之則察之也或又謂不貪為實故曰廉焉其稱義雖殊
然皆為官謹履錄之戒歟蓋在官者必先其遠者大者而慎其小者近者乃者飾卑駢馬出有車矣吾聞來人車者
載人危其非三賜加寵之謂其謂誦代禮而讓詠碩鼠而愧惡汝聰明致汝忠愛惟民之疾苦是察外此其勿管
營也則吾且充其類而至於難跡或曰王政養民不遺小物是故家藏萬書出肉儉於下曰五母二母無或失時
聞富遊小民之里見夫禾黍蕭蕭連接豚柵列場圃而環居是以難大者為難大者為難大者為難大者為難
為難極樂者在牢者問其富歟以對蓋婦子計至熟也則在位者從而察之似亦阜俗之一道而何必過為之
防哉不知學患在民民有產產宜恆也廉隅在官官有位位宜良也往嘗見三事既登鐘鳴鼎食問其祭曰俎豆
加矣問其養曰備膾有矣問其秩曰下大夫矣是即胡考其職夕有其事猶懼不安乃供供有屋穀穀有祿不曰
操祿有術也而曰庖人毋乃不給於鮮不曰民力普存也而曰宰夫庶幾不缺於養撫字之謂何而民不得比於

雖勝如是而察之也可乎可勿戒乎

不察實際悉見本源方與大學說義利不空筆情諧適此老曾中自有錄訂書在

君子之道遠端 全節

王守仁

蓋宇宙間道如是其取之不窮曾亦思道之於何起乎道如是其用之不竭曾亦思道之於何底乎當前之所及而道起於是焉當前之所不盡及而道展於是焉是天下無人非道之寄無往非道之積道給於散而於夫婦一聚之義以睽而同也道展於盛而於夫婦一實之體以兩而合也天下雖至繁者乃至微者之實至微者乃至虛者之托始五倫之緒雖繁而子臣弟友之交不更親於夫婦之情合及夫男道協乎天厥女道通乎地生極化育不怠之機若甚泛而其紀然而往來伸屈要皆道之洋溢於其間沛乎莫與人何日不解有夫婦何日不解有天地造端於近而至於遠道所謂無涯更離耳吾為之尋源以竟委而夫婦本然之覺悟豈有以窮幽渺落鬼神凡以夫婦之興知天地之易知也夫婦之與能天地之間能也而人之明道不容已矣而人之行遠愈不容已矣

通結語氣歸宿道理皆從易理參透而出

鬼神之為德 全章

歸有光

道也者千古不死之鬼神也而人每離道而覓鬼神則隱怪於是乎生不知道之費即鬼神而寓焉鬼神而寓焉既有三宰運動於是者均然於天地之間矣夫一鬼神耳釋之而成今古運之而通呼吸物類之以為轉移人事聽之為乘除天地間所為視無形聽無聲者皆鬼神也皆涉隱涉怪者也而索之冥冥者乃以災祥禍福神其應生死亦無誕其說巫覡詛祝幻其事以為道不可聞不可見涉兩在而難揣藏萬變而難言者亦若是而已矣孰知鬼神之為德之盛也所為夫婦之各與知能而靡有缺陷者其民見聞而體物不遺也所為萬世之自為愛理而靡有藏匿者其使人質之臨之而洋洋如在也所為不睹不聞而頃刻不離者其括於一誠而不可揜也所為

其見其顯而至隱至微者鬼神也道也夫乃知鬼神非虛渺譎誕之異氣也而總之誠必形形故不可藏鬼神即
喜怒哀樂之恒情也而總之誠不怠不怠故可久

即鬼神即道與無鬼論履行可作鬼神畫象亦可

主忠信

陳九洲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依傍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為斯固有所不可
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云為舉出於真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為得離有至言善道賢師良
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屢言之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
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善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
由其不妄於外而言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
過良心之誠存實無偽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蓋皆人之所固有
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真習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而
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主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然則聖人所欲進
運其固有金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為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為人臣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
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
中理出處語默非忠信則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賢周
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道所以崇姦而長偽況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
矣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常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贊易則又以為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
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為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為水也人而不思信果何以為人乎哉嗚呼學
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為主則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為主則一軍之事莫不由

將而出人能以忠信為主則金湯高舉一身之事莫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亦之信也
理境清澄冰雪四映

無友不如己者

陸九淵

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大小不必事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者之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決矣是者所以相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為君子之歸者也其所趨苟不如是惡可與之友者此無友不如己者之意是矣趨向之不可不謹而度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經營要有歸宿則舉繫於初之所向而平乎四體形乎動靜宜之於言語見之於施為醇醪陶治涵浸長養日益日進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趨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遊處之間聲氣染波蕩風靡者宜大不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之不殆來如失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之義也

不如以道不同解最切彼秦閭南宮豈比文王平仲伯玉為擬孔子必求厥德配亦孤矣

孰謂微生 一節

徒以真關者非直有其直者耳直者自有其名雖為直而考其行事或不副焉則又愧於其名乎孔子曰孰謂微生高直以乞醢之過而攻之也天下之事至於直而止直者無坦率而無委曲直也自然而無矯不直也有則曰有無則曰無內欺不於己外不欺於人直也微生所以直聞其於乞醢也者人求於吾而吾無之而無於己而以實告之此不為非彼不能怨彼之天理而順撥之人情而安以是為直聖人何間焉顧乃私取諸鄰而冒為己有忘行小惠而不以直應彼之望已滿吾之誠已虧鄰有與人之實而不索與人之名吾有與人之名而不有與人之實其與人似仁而所為與則詐其與人似忠而所為與則奸今日如是平昔可知一偽既彰百真俱喪安在其為直也人以中根為剛而孔子不以為剛以德而如其非剛也人以管仲為儉而孔子不以為儉以奢而知非其

儉也微生之行事雖免於面聖人其肯以直加之聖人之品非何其嚴耶。國學所知未嘗不試。譬之權衡。經重莫
遊譬之冰鑑。妍媸無隱。孰謂盜名惑眾之徒可得而欺之哉。學者觀春秋而歎聖人。雖褒之嚴。抑不知平居議論
雙字片言皆春秋之法。

題是論語中春秋文是經義中胡傳

知者動仁者靜

王安石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亦有仁而不智者也。亦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
異也。仁者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者所未有也。吾能知
其為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為仁則一
也。孔子曰。仁者動。知者靜。何也。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
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決乎草莽。不旁
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
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吳曰。仁者善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為乎。曰。智者
非不為。不若仁者之善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人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曰之以聖
者。言其化也。豈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
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難乎。

就安仁利仁。誠仁智於動靜之故。發得透。且體用並到。分際則然。真乃詳而能達。

五十以學易

有是心而後可以觀是書。書具一天理。必得天真之心者始定。以契之。不然。殊惟難。難不合而適以自病。五十以學
易。深涵之。教何其詳。而有節。從容而不驟也。設教之時。自十五至三十。至四十。時而不暇。猶未足以語天。今聖人

何者如此此非聖人所能答也力未壯不可以語擊搏年未至不可以議冠婚此天理不可強不可勉使其然不無之心而讀以自然之書三多四多功始莫其功而且以復四多懼二多恐始望其果而且以致禮者未居其一凶悔吝已備其三信乎書之天不可強與以心之人雖然盡於義重於文繫於執事人乎使三聖人之心不天則盡可增虛可減而繫可去矣人能違是心以待其天之全其三聖人之天可以續一言之天可以言若夫踐等之學試一語之

如此者書僅是直捷曉諭何故多此揣摩

犯而不校

陳傳良

君子無忌刻之心是故無仇怨之事所貴乎君子者恢宏平恕而與物無競耳若懷忌刻而以敵怨為心何足貴哉犯而不校昔曾子言之豈不以天下之事不能保無橫逆之來而吾人之心亦不能保無計較之念是故人以非義而施我以惡名而加我小而侮慢大而侵陵常人于此能勿校焉者鮮矣而君子不然也遭一逆侮忍而不問遇一暴慢容而不責理誠可恨而付之一笑不見犯顏色情實難堪而置之度外不留於胸臆有是者固已而有怨者不必報也隨施者國所安而悖入者不相亢也天理日明客氣日去人我之爭不起而吾起之私不生蓋所存者大國所容者庸所養者厚故所持者寬若悖入者必悖出逆來者必逆與計較甚矣豈君子之心哉抑嘗言之世無可惡之人而亦無可校之事何則其惡在彼無損于吾之善其曲在人無傷于吾之直持寸斷水通以賢勞果相擊室通以有固君子求諸己而已犯者之是非果不足道也嗟乎此狗彘者或至於膜目忿時妻者或至切齒是何禍福之甚也待物如此人可知故有一毫之挫不勝其慚而睚眦之嫌恨之終身有餘矣不與而致主即于敗場人見咄而興諸國之師不念不制其毒至此聞顏氏之風者豈不少愧乎

和平中正之言真可釋澤去躁

才德

陳傳良

聖人之於人喜於其名者重其實也自名之易得也而夫人皆足以堪之而後冒隨而亡此才難之歟聖人重夫一字也夫才名非聖人之所甚惜也唯夫與之者濫則得之者尤其中無以通用其號皆足以欺人是故才滿天下而事不立也虞之事五人者為之何其寡也周之治九人者為之亦何其寡也以甚寡之人起盛甚之治夫是之謂才夫才之名甚重而不輕故夫天下之人以才稱者必如是而後無愧否則不敢冒而居之也上之人以才用者必如是而後無疑否則不可漫而取之也才之名重而才之用始大夫子之難斯也其緒為斯乎噫聖人本不若是簡人也若是而簡人非聖人意也魯國皆儒服也而重其禁則一聖人而已故服之不禁則舉國皆儒名之不禁則舉國皆才然則非簡人也吾其名者重其實也

人恭天地乃名為才如此者雖字方遼大極清煥挺拔

吾從衆

陳傳良

俗若可違宜不可違君子之從俗也度其宜而已矣隨所宜于一時之便故亦循其宜于先主之所未有蓋理在所謂故有所不可執也孔子于純儉而曰云云禮所以強世亦可以循名強世正也循名權也庸而床也事而騎也組豆而盤盂也君子不能廢惟其宜也聖人之於禮也亦唯其宜而已至于古則然于今則不然今必不如古乎然古以為安今以為不安隱之于理而當從今可也于今而有于古而未有古必不用于今乎然古之未使今以為甚便操之於情而合反古可也此廢寬之變而純聖人雖欲勿從安得而勿從之蓋麻近于侈純近乎儉與以侈也甯儉胡為其不從儉麻之為難純為之易與其難也甯備胡為而不從簡聖人從之適其宜與大抵聖人之於眾不苟從亦不苟違視其宜如何耳于其所宜從則魯人微較不必違也於其所宜違則哀公之後泰吾獨先泰不必從也聖人從違以宜不以眾豈固必哉是故雖從之於純儉而又違之於下拜吾於此知聖人無可與不可

參也魯

王安石

所學有應無所悟無分明聖人之於學者豈以不敏之害道也哉達道有存不在於機是而在於一念之覺則今日之覺未必非他日之大智也參也魯夫子取之刃刺之芒不如緩鞭之可以入鑿竹前之利不如緩鞭之可以通石大抵達觀者其遠達而鈍者乃所以為利也善觀人者不於其遠達之間而優劣之甚易曉者亦易昏而難入者必難忘遠達者亦遠達而鈍者必久安故室者未通而已如其通也必異於人之通之也晦者未明而已如其明也必異乎人之明之也夫子之論仁也不與巧言而與木訥子禮樂也亦進野人而退君子何哉木訥非巧言之可求而野人處君子之過也人之得道固在朴拙而不在儇巧也參也之魯其聖人之深取乎觀其辨速朽達貧之言不如若有辨慧處楊泉之禮不如子游而一貫之妙自子貢不能領其旨而曾子一唯之間果何謂者耶以魯得之矣雖然以參之魯視田之魯何如也參也不魯之魯回也不愚之愚也惟不思以愚處之故所以為德也善也宜乎曾子之守約不如顏子之坐忘

說曾子所以得道處洞見本領名言學堂可為學者鑑鏡

浴乎沂

王安石

心至於樂則無餘義樂至於真則無外假夫以曾點之樂道而有通於浴沂之間果何取於浴沂乎豈心無餘義而所寓無非樂樂無外假而所樂無非真與此浴沂乎夫子所以有取乎點也且牛山之飲有戚者隨溪朝邑之歌有志者還車大飲非使人戚而歌非所以使人畏此心之變也是故此心之淡然孤狸所居蓬蒿所叢皆足以適吾意此心之亂處所廟猶風雨之虞仰華軒猶塗潦之辱也善矣此心之不可以無所景點之心何如也其胸次悠然即天地之春其衣冠即虞廷之九官而周士之攝攝也其詠歌即堯舜之郊歌而孔顏之禮樂也據其魂浴非真澡瀉也視沂非真樂地也吾意通於斯則吾心寓於斯則吾樂存於斯矣噫可以形容盡哉雖然反諸吾心一物無累八荒洞然則吾亦點也所寓之地亦沂也安居語默亦浴也是又可以自喻而不可語人

活潑潑地一片神行

蓋聞如也

陳傳良

君子不安其所不安不辨其所不辨不可安而適安之是証己也不能辨而強辨之是証人也君子之道焉可証哉故夫子闢子路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聞如也夫文獻之不足徵雖夫子不言夏商之禮與籍之不聞雖五子不辯周爵之制聖如孔孟豈不能實無徵之疑而補不聞之漏哉然於其不足徵而不言不得聞而不詳何其毋也不如是非所以信後世也而世之學者乃以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於是飾己之所不能而欺人以為智強人之所不逮而掩人以為高將以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將以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之公論或自知而人己愚之自高人已下之奸計亦疏矣君子不然而為事數而無窮能進而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無窮之事則神有所國識有所偏故古有所謂愚之吾心而愧不敢安也觀之吾見而疑不敢辨也有所不信所以成吾信有所不言所以成吾言聞之之中乃所以為智也歟由也不進乎此而於正名之對雖迂聖人之言噫何其率也爾吾夫子嘗論由矣其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蓋亦以由之短於聞而警之也而由敢言之氣復於是而失之嗚呼斷纓之禍其由爾來矣惜哉

國如者歟然不自足之意蓋有求知一層非安於不知而已不安不辨二意分疏到底極精絕矣

晉文公譎而不正

呂祖謙

楚與宋固皆有德於文公者兼施則當兼報豈當有所偏助文公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國前日之德而親我楚強國也挾前日之德而陵我今楚伐宋為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然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且吾方圖伯業坐視楚之橫行而不較則伯權在楚矣然遽加兵於楚則背患食言其誰與我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復嘗伐衛背楚親驪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怨楚之實使兵端發於楚待其先動而後應之雖破楚而無背患之名焉謀可謂譎矣此猶非其譎之尤者文公名雖救宋而實存勝楚時天下之強國誰肯於楚必先難楚之鋒然其可以專伯於天下楚子固保於兵其狠戾而好戰者獨子玉耳於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所以深激其怒而越

之戰也伐曹衛所以救宋也今楚固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役也我復曹衛被釋宋圍何為不許之乎非惟不許又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心果在於勝楚而不在于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爾孰知其議之尤一至於此乎至於退舍則其議又深矣楚本無競晉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于至不勝一朝之忿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乃退舍以避之避之毋乃使子玉得假以為班師之名乎文公豈不慮此蓋已料子玉於度內明知子玉內懷為賁之誘急於立功以雪恥見晉之退必為怯敵功業易敗無若此時雖退乎十舍猶將來追況三舍乎文公之所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懷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為其所惑惑信矣文公之善論也文公之謫失宜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然陵丘墓以魯曹果王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謫三罪而民服自附於王者之刑矣然親魏擊而屈法果王者之刑耶疏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謫也然而論之大則如託猗以召王小則如洩樂以誘敵未易偏舉要不能出一端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

就管文一生行進出諸之實際聖言遂成鐵案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薛瑄

人之貌奇姿而負奇譽者微特天不屬生即人亦不屬知及有一二包負能知者又或取其所輕而略其所重可知悠悠塵跡中無真品亦無真知也則焉觀於稱驥者乎驥負百鈞而不重行一日而千里凡馬能之乎不能也而人因以愛驥重驥交口而頌揚之曰是故空冀北之羣者也嗟乎此特驥之力焉已耳馬之有力哉獨驥也乎哉而或則自縱其蹉跎之性顛蹶而多傷或則自出其剛果之才斷弛而莫振吾不知此時之以力稱驥者復能施控馭之法否復珍之為不世之寶而仍食焉之者否至是而始恍然於驥之自有真也驥以德不以力也力無憾於不足德不操諸有餘稱驥而以力不若不稱之為愈也而能勿為驥慨哉而能勿為稱驥者慨哉天下有真

品而無真知者即於驥見一斑云

為稱字特地喚醒如雲氣之隨飛龍

無為而治 一節

羅泌

為者敗矣而無為之說為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關四門明四目在璿衡以齊七政顓上帝禮六宗秩山川而顓
厚后協時罔律修禮調岳命樞考績其為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為無為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為執準遺繩一無所
事如道家者流所為無為清虛放蕩汙漫而不可繫者於是涉洋恣肆禮法之外繼是非遠成敗聽其雜糅而任
其所自為權柄綱條一切委置不之或省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為豈如是耶夫其言曰臣哉鄰哉鄰哉臣
哉言臣則吾之鄰而鄰則吾之臣所相附者為相近也故其告諸臣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
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象作服汝明予欲同律聲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所謂股肱耳目者予遣汝攝宣
其不事事哉俾禹司空平水土堯后授播百穀禹司徒敷五教陶為士理庶獄垂為工利器用益為虞若上下伯
夷秩宗典三禮變典教習胥子龍納言典出納各職其職然後內外之節得而帝方以優游岩廊之上奉仁祖義
總弘綱而莫敢侵其為治固有序矣方洪水之未平天下之事固無以大於水故首命禹及水既又夫陸既作剛
惟食之為急故次命稷當所可教故次命禹使善不足以為政故次卑陶而其化以五行於是一命垂以給其養矣
命益以遂其勳植而後神人可得和故次伯夷成其典禮又次之變以興其樂而王道乃成矣然而天下之事也
防乎壘上之不下言下之不上達則政不可得而治故率命為龍納言而後上下以無壘一得禹而地平天成
得陶而民協於中得稷而庶民致得禹而百姓親者得益而庶物蕃得禹而上下讓得禹而庶民諧夫然故虞帝
得以被袞鼓琴臨一室之上而天下治豈其不有為哉不自為耳故曰無為而治者非無為也任得其人而無
事於肩為也故用歌曰陟天之命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帝之所以無為而百工熙者凡以諸侯之法
為汝翼汝明汝聽也豈若是哉禮節樂刑體而自放於燭準之外歟昔者孔子嘗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萬物生焉夫天地以生物為大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為也四時自備行萬物自爾生而已天下之人非皆不可有為亦非皆不可以無為也而有為者商賈之事而無為者物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生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吾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之事固可以商賈治佛老治哉賤商賈尊佛老固非至論用商賈與佛老治怨美雖殊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為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為喪其兩肘此所以無用

刀關道家清淨之說方是無為真際足以羽翼聖經

天下有道 一章

真德秀

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雖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敢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况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况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立夏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蓋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若分陵夷外逆曰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必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世而不失者自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概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出於天子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季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父之道也自秦漢後置守諸侯不得以擅天子之事宜若海內之勢歸於一尊而內重之勢成當國用事之臣又得以竊其柄如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於篡國莽之禍及其身操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司馬氏再傳而諸王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實諸先聖之言殆若合符契可不戒哉

上下古今治亂之原洞若觀火且斯識力乃足以闡發聖經

齊人歸女樂 全篇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魯乎也。如桓子為政，孔子作中冓事。連攝相事三月而魯大治。此行可之仕於魯。實推穀焉。而卒見逐於季氏。蓋自古未有權臣在朝，正人能立功於國者。彼季氏亦豈真能用孔子哉。當日者，解人於齊，懼攝二國之難，晉叛於虜，憂三桓之微，況先臣身逐其君，名藏於諸侯之策。公季宋之立國人未附，使公行，得人輩許賂齊以求援，因陽虎公山之眾執斯也。而伐之則辱，且正於趙氏之討，而斯將罹於樂廣之誅。季氏其危已故，用孔子者，從民望而藉以防亂也。雖然，季非不欲終用孔子者，魯惟四卿司徒司馬司空三家世守之司寇一官亦祇孫世職也。驟舉而加之孔子，幾無叔孟而先焉。既而篡聽其譖，費聽其隱，視子皮之任公孫鮑叔之舉仲父，豈足多哉。使終任以政，則至道可期，有成可必。豈惟實王歸於太宮，汶陽適有勅敵孔子國可不老於行而天生季氏以蒙魯侯，雖與國存亡可也。無如女樂來歸，早朝遂罷，至是聖人不能安於父母之國，然則孔子之行謂非齊人致之與。雖然，齊人致之不能必，魯君受之即魯君受之。桓子身為大臣，抑豈不可諫止者。諫而不入以孔子繼之，未必不中止也。豈料受之者竟出於季桓子哉。君子觀於此，有以斷斯微矣。

逐步擒縱引律深嚴是驚蘇公絕大本領

蘇軾

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鬪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鬪也，不知其身之為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為而不自知。於是進而為勇，退而為怯，其進而為勇也，非吾欲勇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為怯也，非吾欲怯不養之氣。莫而不敢也。夫志意既修，志盛氣則氣無能為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為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存於養。養之君子以其渺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眾先喻，功未見而志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氣盛而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於天地也。

注定直委短幅而式氣清如亦有活然之概